

遥远的爱

王 嵘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遥 远 的 爱

王 嵘 著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遥 远 的 爱

王 噪 著

责任编辑 刘廷寿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新华书店发行 新疆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印张 11 字数: 225千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100

ISBN7—5371—0180—9/1·76

统一书号: 10124·23 定价: 1.70元

目 录

遥远的爱..... (1)

草原传奇..... (125)

遥远的爱

第一章 山村奇趣

1. 爆炸性的新闻..... (1)
2. 我们是猴子吗? (9)
3. “小上海”罢工..... (15)
4. 从寒窑到月牙河..... (26)

第二章 野岭情话

1. 天山作证..... (35)
2. 孤独的“神仙” (40)
3. 生活是多么美好..... (49)

第三章 啼笑姻缘

1. 席果果冒险..... (59)
2. 与主线无关的故事..... (74)

第四章 上海风波

1. 故乡深情..... (84)
2. 大上海一瞥..... (97)
3. 这里没有天山..... (108)

草原传奇

第一章	奴隶们.....	(127)
第二章	白骨头.....	(143)
第三章	库莱斯.....	(159)
第四章	到阿勒泰去.....	(175)
第五章	真理的光芒.....	(191)
第六章	旗帜.....	(212)
第七章	古堡怒火.....	(226)
第八章	我们是主人.....	(246)
第九章	黑毡房.....	(263)
第十章	枪声.....	(283)
第十一章	宝贵的遗产.....	(303)
第十二章	向前，向前.....	(324)

第一章 山村奇趣

1. 爆炸性的新闻

即是用最平静的口吻，最寻常的言词，最冷漠的情绪，来叙述以下事实，都会使人为之惊诧、颤栗和难以置信！

这里说的是一场“官司”，严格地说来也不能算作是什么官司，而是一场离奇辛酸的悲剧。然而，毕竟经过了法院，我们权且把它称之为“官司”吧。原告是“那边”某届副总统的儿孙，赫赫有名的显贵世家，而被告却是天山脚下一个小村庄里土生土长的乡下女人。为了满足急性读者的好奇心，可以先公布这场“官司”的结局：原告获胜。那么，这究竟是一场怎样的“官司”？副总统的家族何以同一个乡下女人纠葛在一起？笔者只能在这里披露以下情节：事情起因于十多年前，在那遥远的、荒凉的、多少有点神秘色彩的塞外边陲的小山村，“官司”却打到了盖世闻名的大上海。

在远离喧嚣繁华的现代化都市上海的天山脚下，有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山村，它的名字土里土气，有点丧气，叫断梁村。山村的名字和山村的居民一样简朴愚钝，与世无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有点象世外桃源：它远避市尘，孤悬一隅，一面断梁与平原相隔，三面梁坡同荒芜的山丘秃岭时断时接，绵延直至天山深处。我敢说：世居这里的村民绝没有吃

过蛋糕柑桔，也不知汽车楼房为何物。有的人活到七、八十岁，连县城都没去过。他们知道新疆是葡萄哈密瓜的故乡，终生却没尝过这举世赞誉的佳品的滋味。据说这个村子很古老，从汉唐时代就驻扎过中原的军队，村民们在翻地挖沟时，随处可以捡到古色古香的瓦档、陶罐、青砖、琉璃，他们不知道这些破烂的价值，可在省城博物馆里却被当作珍贵文物向公众展出，专家断言断梁村是唐代一座著名的军营遗址。时过境迁，逝者如斯，俱往矣……如今，这断梁村虽然并非如桃花源那样完全与世隔绝，问今是何世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也没有桃花源里鲜美的芳草、缤纷的落英，以及良田美池桑竹之属。但是，它毕竟是得天独厚的一片乐土，很少被外界的风云变幻所烦扰，也鲜为世事的沉浮起落而牵动，颇有些千古不复的原始村落的景象。

然而它终究不是世外桃源。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古老中国上了锈的国门终于被打开，这个东方巨人迈出了现代化的步伐。西方的文明或不文明也纷来沓至，造访这神秘的国度。技术、信息、第三次浪潮，收录机、蛤蟆镜、喇叭裤、邓丽君、迪斯科、古得拜……开始在中国盛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爆炸性的新闻在断梁村的穷乡僻壤里炸开了！

原来，有一批上海支边来的知识青年在断梁村插队落户，如今大多数都已通过各种门路调回上海或被其它城市的机关、单位录用，村里就只剩下“小上海”贝木和“小洋人”徐珊珊两个人了。徐珊珊现在是大队副书记冯民的妻子，贝木也早在十年前同本村社员席果果结了婚。

“小上海”贝木身材矮小瘦弱，显得有些窝囊，这穷山沟里的有些人就很看不起他；但他又是个神秘莫测的人物，

人们只知道他是个上海资本家的儿子，可从来不同家里通信，而且贝木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个谜。对他的其它情况，人们就更无从知晓了。

突然之间，“小上海”贝木的真相大白于断梁村男女老少面前。

贝木的父亲何许人也？上海工商业巨头，显赫一时的百万富翁。仅此一点，还不能算爆炸性新闻。贝木的叔、伯、姨、姑……可不是地上的凡人，都在“天堂”里安居乐业——台湾、香港、美国、西德、加拿大、哥伦比亚。加上这一补充，也不足以说明这个新闻的爆炸性。真正称得上爆炸性的，要数贝木的祖父了。这老爷子竟是国民党那边某一届的副总统！怪不得贝木要隐姓埋名。好一个副总统的贤孙！贝木这小子隐瞒了多久，隐藏得多深！

如今，贝木的父亲成了上海工商界的新闻人物。工资补发，存款解冻，灰砖洋楼归还，冤错假案平反，刹时间地下天上，好不荣耀！

贝木从拿工分的社员，成了拿工资的大队小学教员。在爱妻席果果的精心调理、百般关照下，他一扫满脸菜色、一身晦气，变得容光焕发，体态也略有些发福了。他换了一副秀郎镜架，穿一身小翻领涤卡便服，普普通通的装束在他身上就与众不同了，到底是大上海来的人，稍加修饰就变得那么年轻，那么风度翩翩，引人注目，恰与他教书先生的身份相吻合，再也没有人叫他“小上海”了。

他的妻子席果果比他小两岁，也三十出头了。光阴荏苒，韶华流逝，她显得体态粗壮，脸色更黑，皮肤更粗糙，额头眼尾不知不觉被时间老人刻下了道道皱纹。把一个孩子拉

扯到七岁，成年累月在风吹日晒下劳作的她，同十年前相比，已经看不出多少秀丽姿色。她照照镜子，又看看贝木那风流倜傥的仪表，不禁轻轻叹了口气。这种自惭形秽的心情，她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虽然如此，他们夫妻仍旧是相亲相爱，相濡以沫，孝敬双亲，溺爱独子，确也算苦尽甜来，尽享着天伦之乐。

最近以来，上海方面电信交催，让贝木携夫人、公子回沪“看看”。如果仅仅是父母的私人电信，其声势也不过尔尔。之所以造成蔚然壮观的局面，是因为雪片一般飞往断梁村的信件和电报，还来自四面八方，有省市地县各级的，有政协、侨联、工商联、对台办的，有亲戚、朋友、街坊、同学的……叫落实政策，叫出席会议，叫多多关照，叫发表感想……在断梁村贝木家中，登门拜访的、打探情况的、看热闹的、拉近乎的，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好不红火。人们好象从贝木身上发现了什么与众不同的地方，仿佛透过他看到了当年那位不可一世的副总统的遗风。贝木和席果果忙得晕头转向，如坠五里云中。唉，何必计较人们的好奇心呢？

老队长李寿老了，又赶上闹病，他没有精神到贝木家中去。他年轻的时候最爱凑热闹，发现有吵嘴打架的，总要问个究竟，评个是非曲直，如遇不平，也免不了要拔刀相助。解放前他因为打伤鱼肉乡里的恶棍，蹲过两年大狱，土改斗地主那阵，有人乘机会调戏地主的女儿，李寿同样大打出手，宁愿在村干部会上承担“阶级路线不清”的指责。以后当了多年干部，不再使野性子了，但那耿直的秉性一点没变，只不过是改用了某些更切合实际的方式。最近以来，村里人对贝木家的事议论纷纷，他打发人把贝木和席果果叫到自己家

中，慢条斯理地发表了一番感叹。

“摊上这么个家庭，也难为你们了。人世间的事，有起有伏，有悲有喜，这本来没有什么奇怪的。可是有的人总爱大惊小怪。过去说黑五类，就臭得不得了，可我闻着也没多臭，如今又香了，也是应该的。可一心沾这个香味有啥意思呢？我看还不如闻着包谷穗子的香味儿舒坦呢。我劝你们不要昏了头，把眼界放开，对钱财荣耀看淡薄一点好，要让这些迷了心窍，那才真叫人觉着臭的不能闻了。唉，一会儿十八层地狱，一会儿又云里雾里……”

老队长李寿的一席话，确实叫贝木和席果果冷静了一阵子。但是，让那爆炸性新闻震动着的断梁村，简直使他们冷静不下来呀！

总之，贝木家族的这一场戏演得煞是热闹，对断梁村的冲击力远远超过了原子弹爆炸。原子弹爆炸算个啥？断梁村的人们又看不见，摸不着！

看，大队副书记冯民慌了手脚，又是看望，又是道歉（过去的所作所为谈起来真叫他难以启齿）；又是给开证明，又是给借路费（其实他也知道，源源不断的汇款早已从上海飞到了贝木手中）。他这样做并非出于本意，那是因为他的妻子徐珊珊这几天老在后面穷催，他才上了贝木家的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

贝木到了学校，孩子们也瞪大了惊奇的眼睛，好象他们的贝木老师忽然变成了公园里展出的猴子、熊猫！贝木在学校的同事徐珊珊老师，更是一反常态，没话找话地向他献殷勤。

这天放学回家的时候，徐珊珊早早地走到断梁坡上等着

贝木。

“请你等一等。”徐珊珊深情地叫了一声，然后红着脸低下了头。

徐珊珊虽然也到了而立之年，但风韵不减当年，长得又白又嫩，看上去也只有二十多岁。

“有事吗？”贝木热情地迎上去。

“我想跟你……跟你谈谈……”徐珊珊抬起头来，一双乌黑水灵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她过去不屑一顾的贝木。

贝木很随和，很能体谅别人的心情。反正回到家里也是一堆人，没法休息。他捐弃前嫌，洗耳恭听，对同学、同乡总不能太冷淡嘛！

“冯民这个人愚昧无知，自私粗暴，我嫁给他是个误会，”徐珊珊又低下了头，眼圈红红的。“这几年的日子过得苦极了。贝木，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贝木一时无言对答。是啊，怎么办呢？同当地社员结了婚，回沪就成了泡影。当年她同冯民结合，也是出于无奈。她远离上海，远离亲人，一个娇生惯养的姑娘更需要生活的依靠、家庭的温暖。身居穷乡僻壤的她，虽然也竭力顺应世俗，追逐潮流，总想有一天时来运转，好摆脱逆境，回到城市，但终于未能如愿。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当时决定嫁给民兵连长冯民，内心的矛盾是可想而知的。在那个年代，讲出身，论成份，成了一种时髦，为了给自己身上涂一层政治保护色，徐珊珊也只好如此办理了。那时以政治条件和家庭出身为主要依据结成夫妻，后来因感情破裂而造成婚姻悲剧的，何止徐珊珊呢？她此刻提出的这个问题，真把贝木难住了。

“你呢？对她还满意吗？”

徐珊珊不等贝木回答，又问道。这一声轻轻的问话，好象是从外星球上传来的，低声细气，遥远陌生，但贝木听得真真切切，意思也领会得明明白白。

“当然是满意的。”贝木冷静而又深沉地说，“她疼我、爱我和我共患过难，那时她的压力有多大，这你知道……”

“你就带着这么个乡下老婆回上海呀？”徐珊珊扬起秀眉，盯着贝木，一种难言的滋味涌上她的心头，“难道你就打算同她过一辈子？回到上海就不怕人笑话？”

“笑话吧，笑总比哭好！”贝木豁达地开了个玩笑。

“都怪我过去太幼稚，找错了人。”徐珊珊眼泪汪汪地说，“我在这里实在呆不下去了，我希望你理解我的心……如果你愿意，我就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你……”

贝木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本能地在心里设下一道防线，以抗拒这突然袭来的诱惑。他惊异于徐珊珊的大胆表白，他觉得她此刻的言行有些超出常理，甚至变得厚颜无耻。他想问她：当初你在哪里？由于家庭的牵连，贝木在穷山沟里忍受着内心的痛苦而倍感孤独的时候，并没有得到过徐珊珊的任何宽慰和些许温存，相反却处处把贝木引向更加难堪的境地。我贝木不计较这些，已经是宽宏大量了，而现在……可是徐珊珊不这么想，她有什么过错？当时是当时，现在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当时如果找了贝木，一对资本家的狗崽子，那境遇就更不堪设想了。而现在，她为了达到回上海的目的，只有依附于贝木，嫁给他说不定还能出国。她才不管有没有感情基础，合不合生活逻辑呢！为了实现个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理论不是被有些人当作现代观念而加以宣

扬吗？况且，贝木有文化，又机灵。虽说个头不高，有些邋遢，但常言说得好，人靠衣服马靠鞍，到了上流社会同样是一表人材。而冯民算什么？土头土脑，粗俗愚昧，一辈子是个抱着锄头修地球的命，跟着他后半生怎么熬下去呀……

“可我们都是有家有孩子的人了。”贝木讷于言辞，但对徐珊珊的规劝却很认真，“搞好家庭关系是我们每个人的社会责任。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加深夫妻感情，在乡村安居乐业不是也很好吗？不要老想不愉快的事情……”

“怎么能安居乐业呢？就我这个现状，”徐珊珊顿了一下，“听说城里许多人都勇敢地摧毁了不合理的旧家庭，重新组建了幸福的新家庭。难道你就没有这个勇气吗？”

徐珊珊真是直言不讳，彻底摊牌了。

贝木对“小洋人”的攻势猝不及防，一时竟变得目瞪口呆。谁说大上海的人经过大世面，见了什么都不怕？贝木此刻就怕得要命。他被徐珊珊的高论吓住了。

徐珊珊好象早已深思熟虑过了，她主动进攻，毫不怯阵。她大胆盯视着贝木，眼神里充满了热烈的期待和无限的柔情。贝木对这目光有些招架不住，下意识地低下了头。但他很快就意识到，在“爆炸”之前的十多年中，“小洋人”从来没有用这么火辣辣的目光望过他，常常投向他的是一种鄙夷的神色。然而席果果……他此刻却看到了席果果的目光：温柔善良，一往情深。他不愿再和徐珊珊纠缠下去，他不能对不起席果果。

“不要谈这些了，一切都已过去，一切都不可能。你和冯民有共同点，你们好好地在一起过吧……”

贝木果断而友善地向她挥手而去。

2. 我们是猴子吗？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古朴的民情风尚，使断梁村成为波涛激荡的大海中的一座平静的小岛。十多年前，那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和狂热，搅得天昏地暗，举世不安，而断梁村却毫不动容。按照当时的话说，这里是牛鬼蛇神无法被横扫，污泥浊水难以被荡涤的死角。两派始终没有确切形成，因而不存在停产、武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党团支部、队委、贫协照常行使职能而没有被夺权。只是在运动初期，公社夺权指挥部把许多基层干部骗去关进牛棚，老队长李寿也在其中，但没出半个月就被断梁村的群众联名要回来了。这位老队长在生产上是行家把式，当干部也有一套领导方法，为人心地善良，说出话落地有声，因此村里人对他口服心服。正当各地一个个把干部拉下马，戴上黑牌子游街游乡，闹得天翻地复的时候，李寿却稳坐江山，指挥欲如。他说：“这个理，那个理，不种庄稼不收粮食，饿着肚子谁也当不了革命家。我就认这个理，谁要敢夺权，我先问问他：你有没有给众人当牛做马的精神，你能不能让全村的人吃饱肚子！要有这个决心和把握，队长让给你当。没这种本事，你快给我下地干活去！”说来也怪，李寿一发话，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和他辩论。在断梁村插队落户的七、八个上海知青，从外界带来了一些时髦的口号、激进的思想，但他们有自知之明，都是黑五类，成不了气候，因此只好安分守己，不敢造次。有一天，上海青年们在一起议论外面文化革命的情况，

想出去“经风雨见世面”，结果被民兵连长冯民三喉咙两嗓子就吓得缩回去了，终于没有掀起什么黑风恶浪。

这里山高皇帝远，很少有人过问，也没有学生来串连。只有一次，县上生产指挥组来了个干部，了解了这里的生产情况后，指着李寿说：

“同是一个太阳照，同是一个党领导，山下的小麦亩产四百斤，你们山上为什么只产二百多？这是不是路线有问题！”

李寿一听就知道这个干部不懂生产，便开玩笑地说：“听说南方生产椰子桔子竹子，啥时候能移植到天山上就好了。”

那干部也是应付公差，不愿和李寿争辩，说完就走了。断梁村依旧如故，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二牛抬杠耕地，大把漫撒播种，庄稼不锄草不浇水，广种薄收，听天由命。

知青中那个矮小瘦弱、高度近视，名叫贝木、外号“小上海”的，私下里斗胆在知青中口出狂言，竟然把断梁村这种天然合理的耕作方式叫做原始生产方式而加以嘲讽。不料，“小上海”贝木的奇谈怪论被上海圈里人称“小洋人”的“女叛徒”徐珊珊泄露出去了。

民兵连长冯民大怒，把“小上海”叫来进行阶级教育。

“原始生产方式？你学过历史吗？原始社会是猿猴，光身光尻子。我们是猴子吗？没穿裤子吗？你打听一下，我们断梁村断过粮没有？原始生产方式怎么了？照样吃饱了不饿。要知道，你反对的不是生产方式本身，而是贫下中农祖祖辈辈继承下来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光荣传统！”

冯民留着小分头，双目有神，穿一套军装，精明强干，

硬梆梆的贫农出身，根正苗红；文革前本村唯一的县初中毕业生，有文化，见过世面。而你“小上海”有什么了不起？也不过高中毕业，大资本家的狗崽子，嚣张什么！冯民训话完毕，刚想一挥挥手了事，忽然联想到又一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便又虎着脸，在严肃中略带一点循循善诱的语调说：

“还有，据反映你天天洗一次脚，好好想一想，你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嘛！就连小洋人一个姑娘家，都能和这种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彻底决裂，可你……”

“小上海”贝木象个受气包，低着头不吭一声。他不想也不敢顶撞这位民兵连长，在心里却对猿猴之类的训导压根儿不服气。可是当冯民指出他天天洗脚的问题时，他认了，他自责，他心服口服，他无须强调什么南方人的习惯，更不用说本来人人都应该天天洗脚。须知，断梁村用水之难，真令人叹为观止。人们要赶上驮着木桶的毛驴，经过五里之遥的弯弯曲曲的盘山小道，到断梁村下面的月牙河里驮水；冬天河水封冻，只好就地取水；化冰消雪；到了春天枯水期，家家户户便使用存放在地窖里的冰坨雪块。谁到谁家串门，倒一杯清亮而不混浊的白开水便算上好的招待了。这里的小孩十天半月不洗脸，甚至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洗过一次澡呢！在这样滴水如油的情况下，你还天天洗脚，这不是挥霍、不是奢侈，又是什么？简直可以说是罪过！“小上海”在内心里做了触及灵魂的自我解剖。他想，水虽然是自己辛辛苦苦用劳动得来的，可是你怎么不把多余的水送到托儿所去？送到食堂、马号去？送到五保户家里去？什么南方人的习惯，穷干净！正如冯民正确指出的那样，完全是旧的习惯势力，